

冤沉世浊

半墨

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

浊世沉冤

半 墨

浊 世 沉 冤

半 墨

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(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)

河北南官县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1/32 10.25印张 3插页 213,000字 印数: 1-33020

1985年7月第1版 1985年7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: 10286·193 定价: 1.35元

第 一 章

第 一 节

故事发生在公元一九二四——一九二六年河北省的一个工业区，就是有“煤都”之称的唐山市。不过那时它还没有成为省辖市，仅仅是个属于滦县管辖的大城镇。这里的最高治安机关，只是一个警察总局。在总局之下，分设四个警察分局而已。

虽然那时唐山已有了开滦矿务局、启新洋灰公司、华新纺织厂等几个工厂，居民也日渐增加，但总的人口，仍不过十几万人。

那时唐山市内，主要街道仅有三条，最老的一条是东西走向的广东大街，再一条是南北走向的粮市大街。以后又接着粮市大街往南修建了一条新立街。围绕着这三条大街，当然还有七八条小街小巷和居民住宅区的大小胡同。不过这些地方，大半是房屋低矮简陋，街道狭窄不平，难于使人滋生清新雅洁之感。

旧唐山不但看不见美丽的风景和雄伟的建筑，到处煤烟滚滚，黑土飞扬。然而这里却是一块金子样的宝地，能够给

国家生产无穷的财富。那时有人曾这样说：“你们可不要瞧不起我们这个不起眼的毛子窑，我们可把它看作是列国中的无盐娘娘（钟离春），别看她容颜丑陋，可是她文武双全，足智多谋，在齐国立下过许多汗马功劳……”

在一九二四年阴历八月初的一个早晨，旭日东升，秋风阵阵，马路上已有人来人往，大地从沉睡中醒来。在这清秋佳日，此地的居民却是精神不振，意志消沉。那时军阀混战，第二次直奉战争在山海关、古北口、喜峰口等处开了火。唐山市每天兵车往返，市里市外驻着许多军队，当官的征粮派款，大兵们到处胡游乱闯任意糟扰，对大小商店强买强卖，糟扰尤其。因此不少商店不愿开门营业，但又不敢公然关张。他们只好早晨晚晚地开门，下午早早地上板，以减少大兵的搅扰。因此在早八点多钟，还有不少商店迟迟没有开门营业。

在新立街的北头路东，有一个玉祥号杂货店，它与众不同，每天早七点以前就开门营业了。因为它出售人们日常生活上用的各种杂货，早晨就有不少人来此购买油、盐、酱、醋，打酒买烟。所以它不能太晚开门。

玉祥号地处新立街的大北头，在它的对过是一堵隔开铁道的大墙。站在玉祥号的门口往南看，大墙向南伸出十丈之外，马路渐宽，路西方有商店铺房。再往北看，大墙往北伸出不到两丈，便是北铁道门。是新立街与粮市街在此穿越铁道的咽喉，所以往来的车马行人很多。

在玉祥号对过的大墙之下，虽无房屋铺户，却有一些卖菜、卖零食的小摊贩。还有一个锥鞋的小摊子。

在此锥鞋的皮匠师傅，是个瘦削的小老头。他长年在这

里摆摊做活儿，前三、四天他没有出来，今天他重新出现在这条大街上。

这位皮匠姓周，身体瘦弱，满脸皱纹，须发苍白，虽然刚刚五十岁出头，却象个六七十岁的龙钟老汉。

他这几日尤其精神疲惫，好似大病初愈，身上穿着许多补丁的粗布夹裤袄，腰中系一条油污不堪的蓝布大带子。

他无精打采地低头坐在一个小马扎上。坐了一会儿出了一口长气，才慢慢地把钉鞋的钉拐子从破背箱里拎了出来，夹在两腿中间钉鞋掌。可惜他毫无力气，才钉了一半，就连连喘息，头上冒汗。他不得不停下来歇一歇。

他这样萎靡不振，本来不能出来做活儿，无奈家中快要揭不开锅，那轧掉左脚的儿子荷生，伤口还没有封好，常用药也没有了，不弄点钱哪行啊！想到这里，他不由得抬头看看对过的玉祥号。不知道这时王经理起来了没有？他一会儿希望见着他，讲妥那件事，救救燃眉之急；但一会儿又害怕见着他，不忍讲妥那件事。虽然这几天在家和老伴商量过多少遍，哭闹过多少回，可是直到现在他心里仍是七上八下，打不定准主意。

老周正在翻来覆去地乱想，忽听有人叫他，他抬头一看，原来是玉祥号的学徒小李。他勉强一笑说了声“小李掌柜早？”说完就低下头做起活儿来。

这时小李已走到他的面前，含笑问道：

“周师傅，你咋好几天没有出来做活儿？我们经理问了好多次了。”

“咳，病了。”老周慢吞吞地答应着，依旧吃力地钉鞋掌，没有抬头。

“周师傅，经理请你到柜上来一下，有事和你商量。”

老周这时才放下榔头，抬头想了想，然后对小李说：

“小李掌柜，请你转告王经理，那件事就作为罢论，不用商量了。我也不必去见经理，请你替我谢谢吧！”

“为啥呢？他听说你来了，很高兴！准是有好事和你说，你一会儿就来吧，我告诉经理去了。”

“小李……”老周刚要制止他，可是小李已进入店里去了。

老周无可奈何地又低下头做活，他想：我现在既然打定主意，不做这份亲，何必再和他谈，白找他一顿奚落呢？算了，只当没有这回事吧。他这样想着，心里好象踏实了一些。于是又拿起小榔头钉那钉了半天还没钉完的鞋掌。

工夫不大，忽见面前走近一人，那不是别人，正是玉祥号的经理王利生。

这位王经理约有四十岁年纪，圆头大耳，满面油光。他身躯肥胖，穿一件灰蓝色暗花绸夹袍，头戴青缎瓜皮小帽，白布袜，黑缎鞋，很有点大老板的派头。他走到老周的面前，面带笑容地和他打招呼说：

“老周早！好几天不见，听说你病了，今天好啦？”

“谢谢经理，没啥大病，好啦。”老周微笑着向他点点头，不由得有些心跳，怕要有些口舌。他尽量沉住气，低头又拿起小榔头要做活儿。

这时王经理一蹲身，按住他的手说：“喂！老周别忙了。来，咱们到柜上谈谈。”

“王经理，你老多费心了。那件事就作为罢论不用谈了。”老周慢吞吞地说着，脸上木木的，觉着很对不住人。

老王一听，立刻把脸一沉，很不高兴地说：“咳，这是什么话！事成与否，也得说个清楚，别叫中间人为难哪！”老王说着连连摇着胖脑袋。

老周见这情景，想了想，叹口气说：“好，我跟你老谈谈去。”

老王又堆下笑脸说：“对了，办事就得有头有尾，干脆痛快！”

老周只好拿开钉拐子，站起来擦擦手，随王经理走进玉祥号。

这时玉祥号店里，已有不少顾客。店员们分头应酬买卖。老周和王经理进来，大家都没理会。只有小李和老周点点头，老周也向他招招手，并向门外指了指，意思是请他关照一下他的摊子。

王经理把老周让进他的经理室。经理室是两间一明的北房，屋里陈设着一堂栗子皮色的旧式家俱。靠窗是一张大八仙桌，两旁一对大官椅，左边是一张五屉桌和两把靠背小椅。靠北墙是一张大红木床，王经理晚上不回家时就睡在这张床上。

当下王经理很客气地让老周坐在左边的官椅上，自己坐在右边相陪。还没有坐稳，他就伸手摸摸茶壶，要喊人沏茶。老周忙拦住说：“经理别张罗，我不渴。”

“好，那咱们就先谈谈。”说着，又望着老周的脸问：“事情在家商量的咋样啦？”

“咳，叫你老费心了。我几天翻来覆去地想了多少遍，总觉得不合适，况且她妈妈哭哭啼啼，说啥也不愿意。”……

老王一听，连连摇头说：“老周，这话可不能这样讲，你是灶王爷——一家之主，不能光听女人的。当妈的怕闺女当偏房受委屈，也是人之常情，可你得想想，你们要是不愿意做这门子亲，咋闯过去这一关呢？你们舍不得闺女受委屈，就舍得儿子死吗？何况当偏房也不一定受委屈。要不是这家子人性善良、忠厚传家，我还不揽这个闲事，日后有个三长两短的落不是呢！”

老王象十分惋惜似地摆了摆手又说：“老周啊，你别打不定主意了。要是把这个好机会错过去，可真就出了这村，没这个店了。”

老周听了他的说劝，刚要张口说说自己的难处，可是老王又拦住他说：“咳，我的胡涂老哥呀！你是担心闺女受委屈要紧，还是救儿子的命要紧呢？哪头轻哪头重你可要好好掂量掂量。”

老周听完了老王的一番劝说，很受感动。他擦了擦泪眼，用十分感激的语气说：“王经理，我不是不分轻重，更不是不管儿子的死活，可是咋忍心把闺女往火坑里推呢？咳，真难死人哪！”

老王听他这样一讲，赶紧拦住他说：“咳，你可别这样说了。听你老哥的话口，还是信不过我王利生的为人哪！我今天给你们成全这件事，主要的是看你们实在困难，又遇上这样一个好机会，才替你想了这条活路。凭我们东家的财势，娶个二房还不容易？何必非找你老哥不可呢？不就是因为咱们邻里多年，不然我也不必找这个麻烦！还有我们这位东家奶奶，更是脾气再好不过，在村里无人不夸无人不敬。她因为没有生儿养女，所以主动劝男人娶个二房，真是通情达理，

再贤惠不过。日后姑娘到了那里，自然是丰衣足食，遂心如意，哪有啥委屈可受呢？俗话说‘千金易得，一善难求’，象这样的好机会，别人想抢还抢不到手，可你老兄却前怕狼后怕虎地推三阻四，眼睁睁要把良机失去，我真替你可惜呀！”

这一顿说词，把老周说得心旌摇摇，低头不语。他想：要是真象王经理所说，大女人那样贤惠，闺女去了不至于受气，为啥不走这条路，那么想不开呢？他这样一想，就咬咬牙下了决心！咳了一声说：

“对，我听经理的，就这样定了吧！”

王利生见自己真个用三寸不烂之舌，说服了这个嘀嘀咕咕的老皮匠，心里非常得意。立刻满面春风地推开屋门，喊小李快来沏茶拿烟。

“不用拿烟，我带着呢。”老周说着，从腰带上抽出一支铜嘴竹管的小烟袋来，装上一锅子旱烟，划根火柴吸着了。

这时，老王笑着问老周：“老哥想好啦？那么咱们就把款数再说定了吧。”

“款数？不是说好二百元吗？咋还要商量？”老周吃惊地问。

“你要的是二百元，我可没有答应。这得问问我们东家，我哪能做主呢？前天我已经和他说了，他嫌多，他只能出一百元。”

“啥话，一百元？”老周忽地站起来，一边磕了磕烟袋，掖起来，一边气呼呼地说：“好啦，让他留着那一百吧！”说着就往外走。老王忙起身拦住说：

“你看又沉不住气了。快别着急，事情成与不成，咱们慢慢商量。快坐下，着急有啥用啊！”

老周方要开口，却见小李提着水壶拿着一盒烟进来。他嘴唇哆嗦了一下，又重新坐下来。等小李沏上茶退出去，才开口说：

“王经理你是圣人，我虽然不得已答应了这件事，可他们有钱人也别太算计穷人哪！”

老王忙劝解道：“老哥呀，这话你又说错了。咱们今天讲的是给姑娘找个当偏房的主儿，并不是叫你写卖身契卖闺女呀！你老哥也只要用一点钱给儿子治腿，也不是不管闺女的死活，专为多使钱哪！这一百块钱，只是一份彩礼，所以多点点并不是要紧的事，最要紧的是找个善良人家，贤惠的大奶奶。如果你一定要二百元也中，那你就立个字据，二百元人财两交，今后永断葛藤，你愿意吗？”老周方要开口反驳，老王又抢过来说：“我知道你老哥决不忍心那样做，我姓王的也不管那样的事。”

老周听他这样恳恳切切地说，又低头想了一想：我今天已走到末路穷途，无计可施，还是狠狠心让让步，认吃亏吧！于是抬起头勉强含笑和王经理说：

“既然经理为了两家好，我是知情不过的。有道是‘君子成人之美’我也不能让中间人为难，那就请你再和那边交交底，要办就干脆一百五十元，否则就作为罢论。此事成与不成，我对你都是感谢不尽的。你多费心，我听你的信。”老周说完又站了起来。

老王忙把他的肩膀一按说：“老哥，我们办事，可不能把事情看得太死，不能钻牛角。你等我给你看点东西，你

就不再争了。”他说着起身走到帐桌前，用钥匙拧开抽屉的暗锁，取出一个红绸小包儿来。然后回到八仙桌前，慢慢地打开，包儿里是一个小纸匣子，又掀开纸匣子盖，笑咪咪地推到老周的面前说：

“老哥，你看这是啥？”老周低头一看，是黄澄澄的几件金首饰。不由一愣，刚要问，只见老王拿起一对金戒指，放在掌心里掂了掂说：“这是一对赤金戒指，一只足有三钱重。”说着放下，又拿起一副耳环和一支簪子，点点头说：

“这副耳环和簪子，也是足赤的，说完掂了掂又放下，又拿起一支手镯来，又点点头说：“这副镯子，虽不是赤金，却是上等的双包金的，金子有制钱厚，戴上十年二十年也不会露出白来。老哥都看清楚了吧？这是我们东家大奶奶亲手交给我送给妹妹戴的，这你没想到吧？就凭这份情义，也看出这位大奶奶是多么贤惠来了。老哥，这你还不放心？做偏房遇着这样一个大奶奶，真是前世修来的洪福哇！你该高兴，还有啥不放心的呢？”

这时，老周看着摆在眼前的那些金首饰，又听他说是那位大奶奶送给妹妹戴的，心中不住地打转。正不知说啥好，忽听小李在门外喊：“周师傅，有人缝鞋。”

老周一听，方从梦中醒来，忙走出玉祥号一看，原是一位工人站在鞋摊旁边，因为他的一只鞋开了绽等他给缝缝。老周坐上小马扎，拿过鞋，一面缝鞋，一面寻思刚才这件事。这时老周的心有些活动了。他并不是因为看见那几件首饰值钱，而起了羡慕之心。他是琢磨刚才王经理说的那些话。他想，王经理一直夸他们东家奶奶贤惠，话虽不能十分相信，但看她的行事，是心眼好，闺女也许受不了气。虽然为偏做小低

人一等，可是穷人家的孩子，哪还能讲得这个！咳，这门亲事做就做了吧，莫再犹豫不定了。就这样，他下了最后的决心。

工夫不大，把鞋缝好，递给那人穿上，那人付了钱走了，老周把几个大铜元放进怀里后，心中想道：不必再提什么一百五十元了。咳！算了吧，就依着人家办吧。这时，他也无心再干活儿，想赶紧回家去开导开导她们娘儿俩。他收了摊，把工具装入破木箱里背在肩上刚要走，一个时常在这里摆摊卖菜的小贩推着小车来了。他一见老周就问：

“周师傅，咋好几天没见？不想做活又走吗？”

“咳，病了几天，今天想出来做做活，头还是晕，我想回去再歇两天。”

“我那双鞋给钉掌了吗？”卖菜的问。

“看看，我真老胡涂了，鞋掌已钉好，忘了拿出来给你。”老周说着重新把木箱放下，把鞋拿出来交给卖菜的。

卖菜的接过一看说：“很好，可是我才出来，身上没带钱，你等一会儿，等我卖点菜再给你钱好吗？”

“咳，那忙啥，等回头再说吧。”他说罢背起木箱走进了玉祥号。他习惯地把木箱放在靠货架的旮旯里。——这是他经常放工具箱的地方。老周一进经理室，见屋里坐着一个人，正和王经理谈话。他一看不方便想退出来，王经理忙招手说：“进来坐，没有外人。”

“不，你老有事，我等一会儿再来吧。”

“别走，我的事已经说完了，这就走。”这位客人说着站了起来，又对王经理说：“我下午就把货送来吧？”

“那好，可是货款得过几天付，现在钱很紧，我们的帐还没收进来，周转不开啦！”

“最好是三天以内，可别拖到节下，我们也周转不开呢。”

“好啦，好啦，我一定尽力而为，请放心。”王经理说着把客人送走。

王经理回到屋来，又让老周上坐，还给他斟上一碗茶说：“老哥，就这样完了吧，你提的那个款数，我也和东家提提，他要是不同意你也别恼，既然两家做了亲，何必为几十块钱争来争去，伤了和气。”说着又指着那包首饰说：

“这几件首饰你愿意今天带着，就先带回去，让她们娘儿俩看看也欢喜。可是现款得等三两天，来车接新娘时，一齐带来。”

“首饰先不忙。可我急等钱用，这你老是知道的。”

老王一听忙说：“这个我明白。”他起身又从桌里取出一张十元的交通钞票来，送到老周的面前说：“你先拿十块去，快给孩子治病。”他想了想又说：“姑娘要穿新衣裳，就赶快给她做两件，预备上车穿，不用多费。这一点钱还能置办什么嫁妆？等姑娘到了杨家之后，一切穿的戴的你们就不用操心了。”说着又看了看那包首饰说：“这首饰今天要不愿意带，就先放在这儿，等和钱一齐送过去。”说着没等老周答言，就将首饰放回抽屉里去了。他回到官椅上坐下，想了想又从衣兜里掏出一块白洋来，并用力往老周手里一塞说：“时间紧，怕来不及做双新鞋了，拿这个给姑娘买一双吧。小意思，这是我给姑娘添箱的。”

“不能叫你老破费！”老周一边说一边往外推。

“老哥，这点小意思你要不收，就太看不起兄弟了！”

老周见他这样认真，不好再推，只得接过来点头称谢。这时他忽然感到一阵心酸，两只老眼不禁落下泪来！他赶紧忍住，用沙哑的声音向王经理道谢说：

“这件事经理多费心了。等姑娘过了门，不用我们惦着，我们一家都忘不了你的好处！”

“老哥，这是件大喜的事，还伤啥心？至于对我，更用不着说啥感谢的话。‘君子成人之美’，何况我们是老邻里，老朋友，更应该帮一点忙了。好啦，我不留你多坐了，赶快回家开导开导她们娘儿俩，让大嫂欢欢喜喜地把闺女打发走，高高兴兴地过日子。”

王经理把老周送出店门，笑容满面地和他握了握手，说了声：“咱们过几天见。”

王利生把老周送走，回到经理室，心里说不尽的喜悦，真好似中了个头彩！他本来不会吸烟，因为高兴，也点上一支香烟抽着。他一边美美地叼着香烟，一边甜滋滋地想方才这场交易。他想：我不仅替东家办成了这件好事，让他稳享艳福，而且还给他省了一百块大洋钱。我们这位大东家奶奶为打动穷人的心，拿出几件金首饰，这一招也真绝妙！我们这位杨大东家，内有贤妻持家，外有良朋掌柜，今后再娶一位如花似玉的美妾，可真称得起造化不低，艳福不浅哪！

他这样想着，忽觉身体发困，便扔掉大半截香烟，倒在床上，不大工夫，就美滋滋地睡着了。

第 二 节

鞋匠老周，名叫汉臣，是河北省宝坻县人。他是个穷苦

的佃农，七年前的秋天，家乡发了大水，庄稼被淹，颗粒未收，因此，一家人四口，逃荒来到唐山。妻子梁氏生下一儿一女。女儿叫桂华，逃荒那年十岁；儿子荷生，那年刚刚五岁。周汉臣只听说唐山开滦矿下井挖煤的工好找，可是周家到此人地两生，既无人介绍，又没钱送礼。哪能找到工作呢！无奈一家四口要了一冬饭。当年，有人看桂华小姑娘长相好，想买她当童养媳，可是老周两口宁愿饿死也不忍卖儿卖女呀！这样他们咬咬牙，把一个寒冬闯过了。

到第二年春天，老周又返回宝坻故乡，打算再租几亩地种，重新安家。可是因为头一年闹水灾，租地的佃农四散逃荒，地主、富农没收到地租。这一年他们想了个新办法，凡是想租田的佃户，必须先交一半租金。老周一来拿不出租金，二来家里的两间房也被大水冲得墙倒屋塌，难以重整家园。他只好狠狠心把两间破房和地基卖了二十五元钱，又回到唐山来。因为他会锥鞋的手艺，花了几块钱买了一套锥鞋用的工具和几张牛皮，开始在新立街北头摆摊锥鞋。不久，又在小广东街东边的平安里找到了住处。这里的房屋矮小破旧，居住的都是一些小商小贩。周家在这里租了两间西厢房，安居下来。不久桂华娘也被人介绍到一家富户当女仆，这样夫妻二人都有了糊口的活路，也居然象个人家了。只是白天两口一走，家中只剩下姐弟俩，那时桂华仅仅十一岁，她学着做饭洗衣，买东倒西，还得照看弟弟。到了十三四岁，桂华便学会了简单的针线活儿，单夹棉衣、布鞋布袜样样都会做，爸妈都喜欢这个勤劳灵巧的好闺女。

桂华不但心灵手巧，禀性温良，而且容貌更是十分俊气，眉清目秀，齿白唇红，直鼻梁，尖下颏，一笑俩酒窝，

可称是如花似玉的美人儿，邻里们谁见了谁夸。

开头几年，一家人粗茶淡饭，也算过得去，但后来，周大妈因劳累过度，染病吐血，竟然被东家奶奶辞退了。

自从周大妈被辞退，一家四口只靠周大伯一人锥鞋维持，日子一天比一天不好过了。这年，荷生才十一岁，跟着比他大的孩子们，到老车站东头的渣子堆去拾煤渣。去时爹妈和姐姐一再嘱咐他只在渣子堆上拾，不许爬送渣子的小火车。可是荷生一个小孩子，哪里懂得什么深浅，再加上年幼好奇，看着别的孩子扒上送渣子的小火车，在渣子车上拾，拾得又快又多，心里非常羡慕。当小火车走得慢的时候，也试着学扒车和跳车。从此，每天捡的煤渣又多又快，心里十分高兴。这一天，他在渣子车上捡了半面袋煤渣，跳车时不幸摔倒，竟把左脚齐着脚腕轧断了！

荷生被轧之后，多亏几位好心的人把他抬到开滦医院抢救，结果左腿从膝盖以下被截掉。截肢不到一个月，伤口还没封好，因为没钱交医药费，就被撵出医院。

荷生到家，伤口还经常发炎，身子发烧。万不得已，老周才狠了狠心，把心尖子似的女儿，许给人家做偏房。这样挖肉补疮，真是痛苦难言！

桂华是个聪明而又要强的姑娘，怎肯给人家为奴做妾呢？当她听到爹妈偷偷地商量此事时，不知哭过多少次。她也曾暗下决心，如果真到了那个地步，宁肯悬梁上吊，也不去受那样的屈辱！

老周和老伴为此事争吵了几天，精神受到了很大折磨。本来懒得出去做活，这天早晨，看看家里的棒子面剩了不到